

校仇学史

《民国丛书》选印

蒋元卿著

5256.3
5

校讎學史

蔣元卿著

7263/3301

沪新登字119号

校仇学史

蒋元卿著

上海书店出版

(上海福州路401号)

上海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影印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0 1/5

1991年12月第一版 1991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200

ISBN 7-30569-456-7/G·29

定价： 5.20元

自序

真想不到，這小小的一個冊子，竟會費去我一年多的時間。光陰過得真快，這一年不但學問沒有進步，連做學的時間也不充分了，想起來，未免寒心。

回想去年秋天，動手史料蒐集的時候，正是慈母抱病的當兒，病榻之旁，夜深之時，一面翻閱抄錄，一面偷看慈母的病容。很想在她瞑目之前，得以看到這小小的一點收穫。現在暮草青黃，不覺就是一年了，一開舊日所抄的史料，筆尖劃紙，如同刀尖刺心。

昨天，這東西總算寫完了，但我覺得很不滿意，我對於史學並沒有深刻的研究，現在竟談此道，真可謂「班門弄斧」了。不過，方法雖非，却是處處忠實，行文雖拙，一字不敢放過，蓋已三次易稿了。有限的時間，自己底錯誤也看不出，掛一漏萬之弊，亦所不免，如蒙讀者指教，當在再版時更正。

最後，我當謝謝陳東原先生，在百忙中抽空為我校讀一過，體例方面，亦多指正，並賜長序，以光

篇幅又供給我幾種最有價值的材料，這部書始得點鐵成金。

蔣元卿

二三·十一·十日，安徽省立圖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影印

目錄

第一章 緒論

一 論校讎學

校讎學之定義——校讎學之重要

二 論校讎學史

校讎學史之定義——校讎學之五期

三 作書的動機

第二章 校讎學的發軔時期

一 校讎的起源

二 孔門的校讎

第三章 校讎學的建立時期 二八

一 設官校書之始 二八

二 史家校書之始 三八

三 五經刊石之始 四二

四 文字的整理 四七

五 私家的校讎 五〇

第四章 校讎學的衰落時期 五七

一 汲冢書之校理 五七

二 衰落之迹 六一

三 目錄之編纂 六七

四 略家之校讎 七二

第五章 校讎學的復興時期 七六

- 一 藏書之盛 七六
- 二 貞觀五經正義 八三
- 三 開成石經 八五
- 四 雕版與活印 八八
- 五 宋之校刻 九三
- 六 復興之迹 一〇一
- 七 校讎學有專書之始 一〇七
- 八 說文解字之重見天日 一一〇
- 九 刻版之比較 一一四
- 十 唐初兩大校讎家 一二二

十一 私家校讎的模範	一二八
十二 私家校讎之盛	一三三
十三 刪改之盛	一四八
十四 館職之冗濫與圖書之散亂	一五六
第六章 校讎學的鼎盛時期	一六一
一 概論	一六一
二 啓蒙期的校讎學	一六五
三 全盛期的校讎學	一七〇
四 分裂期的校讎學	一七七
五 四庫全書的校理	一八三
六 惠定宇的校勘	一九三

余蕭客——王鳴盛——錢大昕

七 戴東原的校勘	一一〇
段玉裁——王念孫	
八 本時期重要校勘家（一）	一一四
九 本時期重要校勘家（二）	一四〇
十 輯佚與辨僞	一六一
十一 校勘的總成績	一八二
十二 最近的兩大成績	一九五

校讎學史

第一章 緒論

一 論校讎學

【校讎學之定義】校讎二字，字異義同。劉師培釋校字說：「校，訓木母，本作𡇗。今本橫木之稱。校讎本字，蓋當作權。說文：『權，敲擊也。』廣雅釋詁：『椎，擊也。』古籍之文，凡義涉比覈窮究者，恆由聲義引申，並旁鑿深辨，以期核實也。崔交同部，故假校爲權，較爲校別，作校亦同。是猶權事或作較事，揚榷或作揚校也。」國粹學報。又校亦可作按，陸氏釋文：「校，戶教反，字從木。若從手，是比校之字耳。今人多說亂之。」佩觿：「校，音教，比也。」用此字者，當以明末爲始，避熹宗諱故。說文：括字而清正俗。

代惠黃顧諸家所校各書，大都用校字代校。

讎字，說文：「猶讐也。」玉篇：「對也。」正字通：「言相讎對也。」韻會：「讎，猶校也。謂兩本相覆校，如仇讎也。」爾雅：「匹也。郭注：讎，猶讐等類也。」方言：「予賴讎也。秦晉曰讎。」據上所引諸說看來，是讎字有角比檢考之意，與校可以互訓。

後人有用「勘」代表「讎」字，而稱爲「校勘」者。考勘字之意義，說文，「校也。」玉篇：「覆定也。」是勘字爲兩本重校之義。至於「校對」二字，不過是後人嫌讎字不雅，而任意更改的。其實，「對」「讎」二字是具有同樣的意義。

合校讎以成詞，大約是起於西漢之世。劉向別錄說：「校讎。一人讀書，校其上下，得謬誤，爲校。一人持本，一人讀書，若冤家相對，爲讎。」御覽卷六一八引。據此，則不但校讎二字成詞是在西漢，就是有具體的解釋，也當以此爲始。

校讎之成爲名詞，既是起於西漢，則校讎之所以爲學，當然也在此時。不過，劉氏所用於校讎上之一切方法，使人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，因此校讎之學，雖然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，但校讎學之有

專書，卻還不到八百年。請看通志序上的一段：

冊府之藏，不患無書；校讎之司，未聞其法。欲三館無素餐之人，四庫無蠹魚之簡，千章萬卷，日見流通，故作校讎略。

再看校讎通義所說：

鄭樵生千載而後，慨然有會於向敘討論之旨，因取歷朝著錄，略其魚魯豕亥之細，而特以部次條別，疏通倫類，考其得失之故，而爲校讎。蓋自石渠天祿以還，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。

據上所引，可知晉宋以前，只有校讎之學，而無校讎之書。南宋以還，始由鄭樵取歷朝著錄，略其魚魯豕亥之細，考其得失之故，勒成校讎略一書。雖然並未窺盡劉氏之奧旨，但筆路藍縷之功，亦足使後人景仰了。

校讎之事，常人每以爲能兩本勘比，記其異同，便自認爲能事，其實不然。校讎之學，本來就是治書之學。自狹義言之，則比勘篇籍文字同異而求其正。自廣義言之，則蒐集圖書，辨別真偽，考訂誤謬，釐次部居，以及於裝潢保藏等，舉凡治書事業，均在校讎範圍之內。故范希曾說：「細辨乎一字之微，

廣極夫古今內外載籍浩瀚。其事以校勘始，以分類終。明其體用，得其鑑理，斯稱校讎學。」校讎學雜述。

【校讎學的重要】定義既如前面所述，然則斯學重要之點何在？此可於梁任公之清代學術概論中見之。他說：「質言之，則舉凡自漢以來，書冊之學問，皆加以一番磨琢，施以一種組織。其直接之效果：

一、吾輩向覺難讀難解之古書，自此可以讀可以解。

二、許多僞書及書中竄亂蕪穢者，吾輩可以知所別擇，不復虛糜精力。

三、有久墮之哲學，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學，自此皆卓然成一專門學科；使吾輩學問之內容日益豐富。

此最足見校讎學的真正價值與重要。蓋往古典籍，既經金石竹簡縑紙之變遷，復因數千年之傳鈔翻刻，譌誤漏闕，勢所難免。抱朴子：「書三寫，以魯爲魚，以帝爲虎。」劉向別錄：「古文或誤以見爲典，以陶爲陰。」是古書之傳流，已失本來面目。後人日讀誤書，馴至作者之本意，日就否塞。遂以一字之是非，引起學者曉曉之爭辯。故校讎之學，實爲學者應有之基本學術。

校讎一事，似易而實難，似粗而實精，不明校讎之法，固不能爲功；然即有精密之方法，若不悉古書致誤之由，則亦無所施其技。茲據王念孫之讀淮南子後序及俞樾古書疑義舉例等書所載，條分於後，俾學者有所遵循。

(一) 誤字

(A) 因古字之誤 書大誥：「寧王遺我大寶龜。」「予翼以于枚寧武圖功。」「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。」「乃寧考圖考。」「予曷其不於前寧人圖功。」凡諸「寧」字，皆爲「文」字之誤。按「文」字，成都鼎作廌，師舍敦作象，改鑒蓋作象，旅鼎作僉，皆與小篆「寧」字作「𠂇」者相似。漢代經師不識古文之「文」字，遂以爲「寧」字。不知「文王」「文考」「文人」皆周公指其父文王而言，若作「寧王」「寧考」「寧人」，縱曲爲之說，亦不可通。

(B) 因隸書之誤 淮南子時則訓：「其揆曲筭箇。」高注：「揆，持也。三輔謂之揆。」按揆音朕，爲架簷薄之木。隸書「揆」字或作「模」，而各本遂誤爲「摸」字。不知揆曲筭箇四物，皆蠶桑之具，若作「模」字，當作何解？

(C) 因草書之誤 淮南子齊俗訓：「柱不可以摘齒，筵不可以持屋。」高注：「筵，小簪也。按筵音廷，言小簪可以剔齒，不可以支屋。因筵之草書遂與「簪」之草書遂相似，各本遂誤爲「簪」字。」

(D) 因俗字之誤 淮南子原道訓：「欲笑之心亡於中，則飢虎可尾。」按「笑」本俗「肉」字，道藏本誤作「寅」字，各本又誤改爲「害」字。

(E) 因假借之誤 淮南子覽冥訓：「蚯蟬著泥百仞之中。」按「蚯蟬」與「𧈧𧈧」同。各本「蚯蟬」誤爲「蛇蟬」，則與下文之「蛇蟬」相亂。

(F) 因難識之誤 墨子經上：「恕，明也。」按「恕」卽「智」字，謂有智識方明於事理也。舊本皆誤作「怒」字。蓋不識「恕」字而妄改，惟道藏本及明吳寬鈔本不誤。

(G) 兩字誤爲一字 淮南子說林訓：「狂者傷人，莫之怨也；嬰兒冒老，莫之疾也；賊心𠙴也。」按「𠙴」當作「亡也」二字，「也」誤爲「山」，又與「亡」合而爲「𠙴」。賊，害也。亡，無也。言狂者與嬰兒，皆無害人之心也。